



導演唐曉白作為亞洲唯一參賽片導演在西班牙聖賽巴斯蒂安主競賽電影首映式上。

# 《愛的替身》 無法回頭的選擇

剛榮獲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的華語片《愛的替身》，集合了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暴力和血腥，且從各個視角來看，都能直達復仇的頂峰。但導演唐曉白並沒有讓她的故事在極端情緒裡失控，計劃生育的國策和中國傳統男權社會求子的渴望，兩者的巨大拉扯，既導致了荒謬又殘酷的倫理錯亂，也在多方的隱忍和屈辱中繼續着。

文：梁嶼群

《愛的替身》的靈感來自導演幾年前讀到的一條社會新聞：某地的一位農民因一次意外而失去了兒子，老婆響應計劃生育號召，幾年前已做了結紮手術。此人求子心切，一時衝動強姦了欠他債的鄰居的老婆，以孩子抵債。孩子出生了，此人也因強姦罪被判入獄。一則社會倫理悲劇，觸動了唐曉白的神經。在劇本裡，她將肇事者的身份改為在城市建築工地上打工的農民工，也讓這場犯罪所牽涉的兩個家庭有了一個邏輯性的關係：以命換命，鄰居成為孩子死亡的間接責任人。

## 善良人的悲劇

「我很希望在電影裡探討更多中國當下城市化進程的問題。」唐曉白說，「電影裡的男主人公來自農村，到了城市通過辛苦打工，有了少許經濟上的自主，但仍然受到不公和歧視，生活上還保留着傳統農業社會的生存邏輯：重男輕女、多子多福。」

男主角成永貴痛失愛子，本能的去尋找代孕的母親巧魚，而他的太太梁雲珍，在幾近絕望中，想起了「領養」的辦法，卻被丈夫狠狠的拒絕。一個錯誤的決定讓一場悲劇接着一場悲劇地延伸下去，所有人都拚命掙扎，試圖讓撕裂的生活看起來「正常」。

每個人都有自己認為合理的解釋，「這個故事裡，沒有絕對的壞人。他們其實都是善良的人。」唐曉白說，在原本的劇本中，有很多肉體上的暴力衝撞，但拍戲的過程中，她發現那並不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比如成永貴為了讓懷孕的巧魚安心待產，選擇租下臨江邊的房子，但那是我為了方便拍攝巧魚的丈夫何滿與成永貴的對決而安排的。他們一直打到水裡，血把水都染紅了。拍都拍完了，後來都沒有。」

成永貴的老婆雲珍終於發現了丈夫的醜聞，她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丈夫和大着肚子的巧魚，令人窒息的沉默與冷漠比扭打更沉重。而巧魚則抱着自我犧牲的合理性，從愧疚到仇恨，最終妥協於欠債還錢的天理中。

擅長女性視角的唐曉白，將女性身體上的屈辱，延伸到更為廣泛的小人物的精神屈辱中。何滿因為妻子懷了別人的孩子而屈辱；雲珍因為丈夫找了代孕母親而屈辱；巧魚因為受到成永貴的侵犯，還被迫生下孩子，被丈夫拋棄而屈辱；成永貴因無法給家人和孩子一個交待而屈辱……

## 最接地氣的作品

《好萊塢報導》說此片是導演最接地氣的作品。如此一個在獨立電影中常見的奇情題材，導演卻盡量從故事的荒謬性中抽離出來，「和以往不同，就是不要任着我的性子把憤怒、悲痛宣洩盡，這是我最新嘗試的講故事的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年齡有關，越來越覺得電影需要一種承擔。」

本片的演員也值得一提。除了女主角巧魚的扮演者楊舒婷，其餘的演員均為國內外電影節上的常客。從小就是解放軍文藝兵的楊舒婷雖然此前出演過胡玫導演的幾部電視劇，但《愛的替身》卻是她的大銀幕處女作。在片中，楊舒婷的爆發力令人驚訝，受盡屈辱又毫不妥協、愧疚與仇恨、矛盾又清醒，顯示了與其他演員一樣的成熟，同時又保有難得的樸實。

對於影片涉及的「計劃生育」等國家政策，唐曉白認為，「我的電影不是為了討論政治，但希望能透過電影，讓觀眾能有所反思，看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惡之教典》中的伊藤英明。

文：大秀

# 《惡之教典》笑裡藏刀

三池崇史執導的《惡之教典》，經已在港上畫，由伊藤英明飾演的冷血教師連實聖司——年青時設局將謀殺父母變成兇殺案，隨後到美國求學考得MBA又進了投資銀行工作；幾年後又莫名回到日本當一個中學的英文教師，而他進入晨光學院之前任教的學校則發生了離奇學生連環自殺事件……在晨光學院，面對着資優生帶頭的集體作弊事件、校內體育老師淫辱高貴的女生、不斷來校投訴的怪獸家長和校內的同志師生畸戀，令連師內心的「魔鬼」又再迅速行動！原本他要設計置身事外，但一名八掛女學生的纏擾，破壞了他的大計……

在電影中，不停響起了〈Mack The Knife〉，連師他要「行動」時吹起口哨，也總是哼着這歌。雖然電影中略有解釋，在這裡我也再講一下來歷：〈Mack The Knife〉乃來自德國在1928年推出的《三便士歌劇》的其中一曲，由Kurt Weill作曲，著名詩人Bertolt Brecht填詞，內容講述劇中「飛刀麥奇」

的殺人罪行，由於這故事的描述詳盡，還講到殺人和殺手的下場、坊間就給了這類歌一個Murder Ballad的類別。在《惡之教典》中，〈Mack The Knife〉不斷響起，代表了連師內心的Madness，但當他回憶起過往在美國跟他的「拍檔」的殺戮往事後，這曲就「浮面」由他哼唱再跟殺戮——同步向高潮……老實說，我覺得這所謂Murder Ballad是題材多於Genre，嚴格來說是糅合了說故事（Storytelling）和鄉謠的混合體，古怪/有趣在歌詞直述一個殺人故事，開端到結尾連下場也娓娓道來，相當詭異。那麼，後來在蘇格蘭爆紅過的〈Whiskey In The Jar〉，在酒吧流傳起來的，又是否可算是Murder Ballad呢？



為人所認識，近代的流行歌手如Robbie Williams、Frank Sinatra、The Doors、Nick Cave、Lyle Lovett、Brian Setzer等等，不是另類搖滾就是音樂詩人，絕大部分也是現場演繹，曲風迥異卻在表演手法上忠於Murder Ballad。說到Live表演此曲，一代女歌王Ella Fitzgerald在某演唱會上也演唱過，除了她的唱功厲害，就是她唱到半路中途，連原裝的歌詞都忘記了，她就立時創作全新版本，成為一詩話。

# 暢銷書化身賣座電影 亞洲著作商機無限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舉辦的「香港國際影視展」於3月舉行，其中的「亞洲商機無限：暢銷書躍上大銀幕」主題研討會備受關注。研討會探討了改編電影在影視娛樂業的重要性，並重點分析如何將暢銷原著小說及漫畫改編成賣座電影，成功引進增長迅速的亞洲市場。出席研討會的嘉賓包括主持人《國際銀幕》編輯Wendy Mitchell，以及四位講者，分別是著名印度小說家Chetan Bhagat、香港牡丹花版權代理公司創辦人尤小茜、TOKYOPOP監製/導演/創辦人Stu Levy及著名美國導演及小說家Michael Tolkin。

曾擔任《華麗後台》、《幕後玩家》及《The Rapture》等編導的Michael Tolkin坦言看好改編電影的前景，「拍攝一部電影的費用龐大，面對全球市場萎縮，製片商為了減低風險，他們寧願將已有市場的暢銷書加以改編，再拍成電影，甚至拍成多個電影系列，以確保電影有一定票房。相反，若由零開始構思一個全新故事，或須面對未知的市場風險。」他也認為，近十年中國、日本及韓國的電影業發展迅速，絕對是電影業未來重要戰場。

居港逾十五年、主力為各類書本及電影著作出版及處理版權代理的尤小茜認為，近年中國文學著作在國際上漸受注目，不少更被拍成電影，打入國際市場，其中包括中國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金陵十三釵》，已成功登上西方大銀幕，這部著作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版本，滲透不同國家，但她坦言，中國著作要成功打入西方市場佔一席位仍需要一段時間。她建議，本港及內地的作家若希望作品得到電影製作人的垂青，可以嘗試使用不同渠道將作品出版，以增加曝光率，例如可將作品翻譯成不同語言上載到互聯網，吸引不同國家的讀者，作品出名後，自然引來片商垂青。



（由左至右）香港牡丹花版權代理公司創辦人尤小茜、TOKYOPOP監製/導演/創辦人Stu Levy、著名美國導演及小說家Michael Tolkin、著名印度小說家Chetan Bhagat以及主持人《國際銀幕》編輯Wendy Mitchell。

## 流金歲月

文：沙壺

# 金燕玲的美好

《美好2013》是暫時我在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選片名單裡面發現最大的亮點。電影由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日本四地的導演聯合執導，以不同的風格及敘事手法，去呈現生命中的美好。在四個毫無關連的短篇故事當中，最令我驚喜的，首選由我們本土導演張婉婷執導的《深藍》——單親母親獨力撫養一雙兒女，自閉症小兒子於除夕夜走失，大女兒受仍在忙碌工作的母親重托走遍全城尋訪，驀然回首，發現弟弟正在燈火闌珊處自得其樂……

《深藍》是張婉婷繼2003年《龍的深處——失落的拼圖》後回歸影壇之作，影像以深藍為基調，既魔幻又不落俗套。而全片的靈魂，盡繫在女主角金燕玲一個人身上。舞場的最後一夜，她儼如花蝴蝶般周旋於學生與賓客當中，熱鬧與歡笑背後，卻是走失了小兒子的驚惶失措……金燕玲一舉手一投足，渾身是戲，稍欠功力與火候，無法將這個母親角色拿捏得如此準繩。

年輕一輩觀眾對於金燕玲的認識，可能只是近年令她成功「入屋」的電視處境劇《同事三分親》、《畢打自己人》等角色，卻不知道她是個影齡超過三十年的資深影星，更曾經多次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及台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的獎項或提名，是眾所周知演技精湛的長青樹。金燕玲年輕的時候以歌星身份入行，後來卻以性感艷星的形象登上大銀幕，曾經有過不少非常大膽的裸露演出。隨着人生的歷練和成長，金燕玲中年以後，成為真正的演技派，特別擅長演繹各種「另類」的母親角色。例如《一一》那個對生命及現狀感到不滿及窒息的母親，她離家到山上修行，思考生命的真諦，以為得到解脫，卻沒想到最安穩的家，就在心靈的最深處，幸福其實一直都在身邊。還有《心動》裡那個對女兒管教嚴厲、寸步不離的母親，以及《逆戰》中狠心拋棄兒子，一生背着愧疚的母親。雖然戲份不算集中，但這些偏離主流賢妻良母或家庭主婦形象的「另類」母親，反而帶給她更多發揮演技的空間，贏盡觀眾的掌聲。

金燕玲在《美好2013》的角色雖然也是一個不平凡的母親，但眼一個步入黃昏的女演員，不用刻意扮年輕，更毋須委屈與扭曲地扮老弱病殘，一樣可以載歌載舞，神采飛揚地演活自己，作為一個故事的主線人物，實在令人鼓舞。導演深處得人之餘，我也為金燕玲高興，碰到她肯定和尊重的伯樂，藉機向觀眾呈現她的真正本相。金燕玲近年在幕前的演出趨趨活躍，她的私人生活亦得到許多祝福。生活及生命可以有好多種不同顏色的美麗，快樂無需人論斷，美好就在心間。

■金燕玲

